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娛目醒心編
第四卷 活全家願甘降辱 徇大節始顯清貞

一

插天松柏三春節，桃花杏蕊爭顏色。烈烈朔風寒，青青葉未殘。艱危翻百變，心緒從教亂。節義更從容，奇謀談笑中。右調《蠻薩蠻》

大凡女子守從一之義，至死不肯失節，此一定之常經，不易之至理也。然或關係合家性命，不得不貶節救免，此亦未可全非。況乎救了合家性命，仍不失自己節操，始初曲意含忍，絕不露一些激烈言色，直待事情妥當，捐軀致命，不特其節可嘉，其才亦不可及。古人云：「慷慨捐軀易，從容就義難。」以一女子而能從容就義，豈非可誦可傳？

今先說一捨身全家的故事與看官聽。明朝崇禎初年，李自成、張獻忠倡亂，流寇四起，攻掠城邑，屠戮人民，十數年間，把天下攪得粉碎。大者吞踞全省，僭號稱王；小者各占一方，分疆划守，竟如當年列國一般。賊人智量：凡攻破一邑，總以多殺為主，老弱男女無有留遺。少年有姿色的女子，擄掠去恣其淫欲，或可偷生。然賊人性子一不合意，仍舊屠殺。

話說其時北武昌縣有一女子封氏，嫁與同縣張秀才為妻。翁姑在堂，家道頗足。合家人口共有二十餘人。封氏貌美而賢，夫婦相得。正是骨肉完聚，快活過日子的時候，豈知樂裡哀生，忽有賊兵大隊而來，圍住武昌，四面攻打。合城驚慌。雖有守城軍卒，不先逃走就夠了，怎能夠抵敵？賊又揚言道：「三日不降，滿城盡皆屠戮！」攻了幾日，一日城破，看看都在死數里了，封氏一門相聚而哭。未幾，果有兵來，將他一家綁住，先搜金寶，然後殺害。領兵者一少年賊將，看見封氏色美，叫放了綁，便對封氏道：「我饒你性命，你肯從我麼？」那時，封氏不慌不忙走上跪道：「我本無夫，願從將軍，但求將軍饒我一家性命，為婢為妾，皆所甘心。倘殺我一家，則妾亦不能獨生。」說罷，哀哀痛哭。

那賊將一來愛他貌美，心已軟了一半；二來見他語言和順，舉止從容，益發動了憐惜念頭，便道：「你不必哭。我們為將的，何處不少殺幾個人。我看你面上，饒你一家不殺罷了。」那封氏揩乾眼淚，連忙叩謝道：「妾今日從了將軍，便是將軍的人了。將軍看妾面上，饒了一家性命，倘將軍去後，復有兵來，仍加殺害，是辜負將軍大恩了，還望將軍始終保全。」那將道：「你也慮得周到，我賞你免死令旗一面，倘後面再有兵來，見我令旗，便不殺了。」封氏重複叩謝。那將道：「我到營中，即來接你。」著兩個軍士在此等候。

那將去了，合家人口都虧封氏救了性命，個個感激。封氏哭道：「我為一家性命，沒奈何只得從他。但此去即為失節之婦，有玷丈夫，竟算死過的人罷了！」初時翁姑丈夫得免於死，俱慶更生；後封氏說出一番傷心的話來，都號啕痛哭個不了。隔了半日，賊將差兵來接，只得掩淚而別。

單講封氏一到營中，那將官便如娶妾的行事，拜了天地，然後共坐而飲，下人都稱「小奶奶」。要曉得這枝兵是李馮差來攻取湖北一路的，收兵回去，闖賊以此將掠地有功，授以偽職，教他駐守一縣。

封氏自為妾後，慇懃服事，百般依順，賊將把他寵愛無比，所有擄掠來的金寶，俱付他掌管。後大妻到來，一同居住，封氏曲意承迎，枕席上絕不爭論，大小相處，情投意合；又絕不露一毫思鄉念頭。倒喜習武，每日戎裝打扮，要賊將教導他跑馬射箭，說道：「吾若習會武藝，將來東征西討，作一親軍跟隨，可以時刻不離了。」賊將聽了，愈加歡喜。大妻生有二子，其後又生一子。封氏便對賊將道：「這個兒子，我要領在身邊當作親生。」賊將更喜，便教他撫育。封氏加意愛惜，有如珍寶一般。

一日，有文書來調賊將隨處出征，封氏又欲隨往，因有小兒子羈身，不忍分離，悲淚不已。賊將約他一年半載定必回來，揮淚而別。去後終日思念，大妻倒去安慰他，說：「你平日最愛跑馬的，何不去後面空地上跑跑馬，散散心？不要憂出病來。」封氏道：「要選幾匹好馬，才跑得有趣。」大妻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叫家下牽幾匹好馬進來，任憑小奶奶揀擇。」那封氏日日在後園馳騁，以為笑樂。

一日，將一粒明珠釘在小兒子帽上，光耀動人。大妻道：「這珠子甚好，是那裡來的？」封氏道：「這是我初到時，老爺賞我的，也還算不得好。」大妻道：「你還有好的麼？」封氏歎口氣道：「有是盡有，可惜拋棄那邊！」大妻便問：「拋棄何處？」封氏道：「不瞞奶奶說，我家積代富厚，珍寶無數，只因世亂，恐怕寇盜搶劫，暗暗埋於僻處。都是我親手自藏，無一人知覺。前日沒有取來，豈不都拋棄了？那所戴之物，我還一一記得，珍寶有多少，金玉有多少，還有希奇珍器，都是人世罕見的。當日若帶了來，一生受用不盡。」

一席話，說得天花亂墜。大妻饒涎流個不住，心中發起癢來，便道：「如今去取，不知在也不在？」封氏笑道：「奶奶又來說笑話了，我既從了老爺，家鄉便與我不相干了。況這小兒子，我要撫育的，我去，誰照管他？」大妻道：「不妨，你慣會騎馬，竟改妝男人模樣，悄悄裡去，悄悄裡來，那個曉得？若說兒子，我自照管，慮他則甚？」封氏搖頭道：「老爺日後回來曉得，埋怨起來，恐有未便。」大妻道：「老爺是最貪利的，見你取了許多東西到家，益發歡喜你了，那有反來怪你的理？」封氏只是不允。

隔了一夜，大妻又來攛掇。封氏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去走一遭也好。但此處到武昌有七八天路，要選三匹快馬，叫兩個年老家丁跟我。曉夜趕路，只十餘日就可往回。」遂整備隨身行李，扮作軍官模樣，跟了兩個家丁，辭別大妻而行。大妻見他肯去，喜歡個不了，又因他未去時再三推托，臨去之際，依依不捨，信為實然，那裡還有疑他的念頭？

單講封氏一路上早行夜宿，馬不停蹄，走了六七天路，約計到武昌再有一日之程，當夜下了旅店，吩咐家丁道：「你們連日趕路辛苦，明早就到武昌了。今晚多買些酒肉，多飲幾杯酒，安息安眠再行。」兩個家丁果因連日勞倦，酒肉到口，如風捲殘雲，吃得大醉，倒在牀上，如死人一般。封氏又與店家道：「明日五更走路，頭口與我喂飽，鞍轡不必卸了。」說罷，走去假睡。

等到半夜，悄悄開了店門，把坐騎牽出，將行囊縛在馬背，收拾停當，回身走進門來，把兩個家丁一刀一個。這兩個平日殺的人也復不少，一旦死於女子之手，也不算委曲的了。那時封氏跨上馬背，加鞭飛走。明早，店主起來，見一人走了，二人殺死在牀上，不解是什麼意思。荒亂世界，看得人命甚輕，把兩個屍首拋在野外，行李馬匹，落得受用。按下不表。

單講封氏一騎馬直跑到自己門首，已近下午，又恐怕丈夫遷居他處，便問一鄰人道：「這裡可是張家麼？」那人道：「向日是張家住的，因那年遭了屠城之變，家道窮苦，遷在東門外墳屋上去了。」封氏聽了慘然，便帶轉馬頭，竟奔東門外來。因向時上墳曾經到過幾次，路徑是認得的。到了墳屋門首，見幾間破屋，零零落落，兩旁鄰舍都無，淒涼滿目，便跳下馬來，把馬係在柳樹上，將馬鞭打門。時已點燈時候，有一小使開出門來。問他：「主人在家麼？」答道：「在家。」一直走進坐下，把馬鞭向桌上亂敲，道：「快喚你小主出來！」

那張秀才才在干戈之際，已嚇破膽的了，忽見一少年將軍闖入，聲聲要他出見，驚慌無主，只得戰兢兢走出來，跪下道：「不知將軍從何而來？」封氏一見丈夫，忙跪下扶住，哭道：「你竟不認得我了？我即汝妻封氏也！」其夫知是妻子，抱頭大哭。翁姑聽見媳婦歸來，移燈走出。數年相隔，今日重逢，悲喜交集。細問改妝之故，封氏一一訴知，俱各大喜。封氏道：「如今須要遷避他處，使人蹤跡不著，才得安穩。」其夫告以窮困。封氏道：「不妨，我行囊裡帶有金寶。這是我有心逃歸，平日隱藏下來的。」當夜夫妻相聚，正是破鏡重圓，去珠復返，人生極僥倖的事。明日悄然搬至幽僻去處，果然無從蹤跡。

再說賊將大老婆自打發封氏去後，日日盼望，直至等了兩月，不見歸來，方知是「金蟬脫殼」之計。正要遣人追訪，恰好其夫有信，已經陣亡，算來此後日子，自己也要改嫁，還那裡來顧別人。

其後天下太平，封氏夫婦復歸故里，重整家園，生於承後。後人稱贊封氏委曲全家，用計求脫，真是女中丈夫！要知其平日愛

習騎射，專為出行便易；撫育兒子，亦不過明無去志，令他深信不疑，不來防我，才得脫歸。一段深心，全為不忘故起見，豈非身雖受污，此心可對天日？若女子當患難之際，既得保家，又能全節，不動聲色，做得停停妥妥，一家陰受其福，於人一無連累，聞者為之起敬，當道為之動色，豈非更是一樁奇外出奇，難中更難之事？試聽下回細說。

二

士窮能守古來難，濟變無才更足歎。
保護一家全節死，應令巾幗笑衣冠。

話說本朝近年，寧國府有一老貢生，姓王，名之紀。家有薄田幾十畝，生子三人，俱已娶妻。最小的兒子，單名一個惠字，娶妻崔姓，眾平縣東崗人，亦儒家女。崔氏性質聰明，幼時，父母教以讀書，輒曉大義；長通文墨，頗有才能，作事井井不亂。容貌姣好，素有美名，人家爭欲得之為婦。後歸王氏，婆婆死了，只有老翁在堂，崔女親操井臼，克盡婦職。

大凡女子嫁時，見丈夫家貧苦，粗茶淡飯，便有不足之意，以上致公婆不悅，夫婦不和。王之紀家只有薄田數十畝，本是清苦人家，做他媳婦，焉得稱心遂意？崔氏卻安之若素，絕不嫌貧嫌苦，總勸丈夫讀書，燈下做些針指相陪。雖年少新婚，並不偷安貪睡。妯娌亦極和睦，鄰里宗親皆嘖嘖贊歎不了。

那知過了兩載，寧國地方大旱起來，一歲不雨，赤地千里。苗禾顆粒無收，米價騰貴，斗粟千錢。除了盈實富戶，往往十室九空，餓殍相望。賣男鬻女，拋妻棄子的，不計其數。朝廷雖有賑恤，怎救得百萬生靈之苦？更有一等最苦的，名為體面人家，其實一貧如洗。所靠教些蒙童過活，值此凶年，連硯田也都荒了，數口嗷嗷，毫無一條活路。欲做下流的事，體面攸關，既不便賣寶子女，又不能伸手討吃，閉門餓死的，十有八九。正是人民遭劫，玉石俱焚時候。

那王貢生本係貧士，兩個大兒子雖皆進學，因本處無人請他教書，走到別處尋館，漂流在外。家中一子三媳，孫男孫女，到有數口，仰他過活。雖有薄田，若在成熟之年，也可收租接濟；即或不夠用度，也好變賣於人。到了這個時候，就白白送人，還要雙手推開，那有來買他的道理？始初吃身上衣服，繼而吃家中物件，只是吃一日少一日，每日兩頓飯的改為一頓飯，一頓飯的改為一頓粥。再隔幾日，連這頓粥也艱難起來了。

古語說得好：「昔日窮，無立錫之地；今年窮，錫也無。」王貢生看了如此光景，知去餓死不遠，只營長吁短歎。一日，思量親友家中借貸錢米以救目前之急，強步出門。那知有飯吃的，走去不見面；沒飯吃的，會著了各訴苦況，正如楚囚相對，越添愁悶。走了一日，慢騰騰空手而回，才到家中，一個頭暈跌倒在地。兒子媳婦知其腹內餓了，扶起坐定，將水多米少叫名粥湯一碗灌他下去，方得神氣清爽，便問：「今日從何得米？」大媳婦道：「將內門一扇，換得一升米，煮了一火鍋粥，大家都已吃過，留下一碗，待公公歸來吃的。」只見孫男小女還在那裡要吃，那知鍋子裡洗禍的水都已吃完了的了。孩子們吃得不飽，啼啼哭哭，之紀見了，益發心酸。

到了掌燈時候，見一家都在堂中，之紀眼淚汪汪對著三個媳婦道：「我有一句話要與你們說，只是不忍出口。」媳婦道：「公公公有話，便說不妨。」之紀歎口氣道：「當此年景，我父子餓死，分所應得。你們婦人家，全靠夫家養活。從來說，巧媳婦不能為無米之炊。今夫家不能養活，教你們活活忍飢而死，我心何安？吾看目下這樣時勢，只有婦人肯去從人，尚有富家收養，到是一條生路。你們今日與其坐而待死，不若各去自尋生路，亦免我死後掛牽。」說罷，不覺大哭起來。

兩媳聽了，俱暗暗流涕。單有第三媳崔氏坐在旁邊，不言不哭，默想了一回，起身開口道：「公公所見不差，再過幾日，大家都是一死，於公公何益？但另去適人，我們縱有生路，公公、丈夫仍舊餓死家中，我們心上何安？媳婦想來，倒有一舉兩便的道理。我們身子，難道白送與人不成？須要得他些身價，方像一個模樣。有了身價，便可為家中使用，可以苦度過去。但兩位姆姆年紀已，又有兒女拖身，賣也賣不出價錢。我年尚少，又無兒女，面貌也還不討人厭，不若尋條門路，待我嫁去，可好好得些聘金。我既得生，合家亦免於餓死，豈非一舉兩便？」

之紀道：「說得說得極是，但我做公公的不能養活媳婦，還要用媳婦身價銀子，教我益發抱愧，只要你們得生，不要管我死活了。」崔女又道：「公公如此說法，只留自己地步，不留媳婦地步了。媳婦所以失身於人者，原為一家性命起見。救得一家性命，就是失身於人，人還諒我是出於不得已。若專顧自己，不顧公公、丈夫，是一貪生怕死、喪名敗節的婦人，豈不死在家中，到免了失節之丑？公公不必遲疑，竟托媒婆說我嫁人便了。」其夫聽了，掩面大哭。崔氏忙止住道：「你是個讀書人，如何不曉道理？古人父母有難，苟有可救，雖粉骨碎身，亦所不惜，況棄一婦人，何關輕重？你若貪戀妻子，不忍割愛，是坐視父死而不知救，何以為人？何以為子？」把一段大道理話，侃侃鑿鑿，說得丈夫死心塌地，收淚不語。

當夜說了，明日早上，崔女梳洗已畢，不見公公說起，走來催促道：「昨晚所言，公公如何忘了？再遲幾日，媳婦餓得鳩形鵠面，可不值錢了。」之紀道：「雖如此說，也須對你父親說聲。」崔女道：「我娘家遭此凶年，自顧不暇，曉得女兒落了好處，一定歡喜，不必去說。」合家見他如此要緊，倒像他動了怕窮改嫁的心腸，一刻等不得了。

之紀細想：「媳婦所言，果然不錯。」便對一相熟媒婆說了。媒婆道：「若說別位卻難，你家三娘肯嫁人，人才也好，面貌也好，是極容易的。也是他造化，恰有一個好對頭在此。前村任監生日前妻亡過，正思娶一繼室，不論閨女再醮，只要人才好。若說了你家三娘，一說一個『允』字。我就去說，少頃奉覆。」媒婆急梭梭去了。之紀歸來，便與崔氏說知，又道：「聘金多少，我卻不忍開口。」崔女道：「不必公公費心，媒婆來，我自與他講話便了。」

隔不多時，媒婆便來回覆。大家相見過，開口道：「我方才去說，任相公素慕芳名，情願娶為繼室。但不知聘金要多少？」之紀未及開口，崔女說道：「這聘金原可不必爭論。但我為救濟一家，故願改適他姓，聘金要一百二十兩，餘外一無枝節。今日送來，我今日就去；明日送來，我明日就去。一言說出，決無改移。」媒婆道：「三娘說得倒也爽快。就是聘金一百二十兩，他家一定如命的。但是明日就送了來，即時要上轎去的。」崔女道：「這個何消說得。」說罷，媒婆便去了。之紀心內想道：「他平日寡言寡笑，見面生人都是羞怯的，今日語言侃侃若此。」暗暗稱異。

再說任監生是一忠厚富足人家，因親戚中有與王家往來的，常稱贊三娘貌美，又極賢能，聞知女欲改嫁，正合己意，故一說即合，聘金一一如命，遂擇定明日即娶過門。要曉得有餘人作事總圖好看，為時雖迫，家中仍要張燈結綵，喚集樂人吹手，諸親百眷，開筵設飲。

那媒人到了明日，便拿聘金送往王家。崔女出來，將銀子逐包打開，一一檢點過了，並不短少，遂親手交與公公。媒婆見無難色，便道：「三娘，你作速收拾停當，到晚上領轎子來接你。」崔女只點點頭。王惠見了銀子，知離別在即，牽住妻子衣服大哭。崔女道：「我受了他家聘，就是他家人了。向為汝婦，今作人妻，牽衣何為？男子漢何患無妻？只要善事父兄，博得家中一日好一日，便不負我今日的事了。」其夫愈悲。崔女揚揚如平日，又向阿翁道：「媳婦還有一句話，公公須要聽我。」之紀問是何言。崔女道：「我嫁來時原有些衣裳首飾，連年典貸，都貼在家內用去。今媳婦此去，須將十來畝田還我。況田在此處，前後不得花利，也是無用，讓我拿去作一紀念。契上要寫『賣到任處，收價一百二十兩』，我好領受。」之紀道：「此田現在荒廢，有何不可？」就照崔女所說，寫了一張賣契，付與收執。

崔女到房中收拾了一會，悄悄的走將出來。兩位姆姆曉得就要分別，心中倒覺慘然。但見崔女坦坦然與丈夫絕無一點留戀之意，背後私相議論，也有說他心腸太忍的，也有說他不過借此脫身，別圖安樂的，紛紛不了。崔女只當不知。

到晚上，媒婆走來說：「轎子意到，可有隨身物件要帶去的麼？」崔女回說：「沒有。」便整整衣服，走到堂前，朝上跪下，拜

了四拜，以當拜別阿翁女婿及兩位姆姆，立起身來就走。媒人跟了，上轎而行。合家掩淚相送，轎子已漸漸去遠了。

要曉得任家娶親到門時，只用轎子一頂，迎親人眾都在半里外相等。望見轎子將近，樂人就吹打起來，流星花炮一齊放起，燈籠火把前後簇擁，先有人到家報知。任監生大喜，連忙換了新衣新帽，待轎子到門成親。路上紛紛笑語。有的道：「上轎進，我已看見新人，果然美貌。」有的道：「看來新人是性急的，轎子一到，立即出來，絕不作難。」獨有轎夫走到半路，微嫌新人坐得不穩，側來側去，叫跟轎家人扶策而走。路程原有十來裡，大家走得汗出。一到門，越發熱鬧高興，都向任監生稱喜。轎子暫歇廳上，以待吉時合巹。

停了轎子，掌禮人念起詩賦來，請新人出轎。媒婆揭開轎門，舉手去扶，只聽見「阿呀」一聲，大驚失色。眾人爭問其故。媒婆搖手道：「不要吹打了，新人只怕不是活人了！」眾人同向轎中一看，果見直挺挺一個死屍，頸上套的帶還拖著呢。任監生連連跌腳道：「怎麼處？怎麼處？我與他無仇，為何到我家來害我？」把花燭撤開，一切人眾俱垂頭喪氣，躲在一邊。

再講王家自崔女出門後，把門閉上，大家冷冷清清，相對悲歎。王惠倒在牀上哭泣。本是少年夫妻，一刻間活活拆開，這也怪他不得。忽聞外邊敲門甚急，各吃一驚。開出門來，闖進一人，氣急汗流，報導：「你家媳婦已弔死在轎內了，快去，快去！」王貢生一聞此信，淚落如雨。連話也說不出一句。親友中有會說話的，走來相勸道：「人已死了，大家倒要商議個長便才好。令媳嫁來，是你情願，不是任姓逼勒的。」王貢生道：「就是我也不是威逼他的，因仙自己情願，故由他改嫁，那知他到拼著一死，我何顏再有說話？竟將他人殮，不必經官動府。」那人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人命事情，非同小可！必須報官驗明，才脫得兩家干係。今夜屈你父子擔擱在此，明日官來相驗過，然後買棺入殮便了。」王氏父子只得依允。斯時，任監生早已回了地方到縣報明。

到了次日，地方就在任家設了公座，搭了驗屍棚等候。未幾，縣官轎到，任監生同了王貢生一齊出接。縣官坐上公座，兩家各問了幾句話，便吩咐解下死屍相驗。縣官一看，屍首顏色如生，絕不像弔死的模樣。乍作正要動手，見他衣帶上露出一條紙角，吩咐取來。左右解來呈上，卻是田契一張，看到「賣與任處」，便問：「此契何來？」王貢生道：「這是他臨出門時要貢生寫的。」及看到後面，又有八個大字，寫道：「田歸任姓，屍歸王氏。」縣官驚異道：「此是婦人親筆麼？」王貢生見了，心亦悚然，便下淚道：「果是媳婦親筆。」縣官嗟歎道：「好一個有才守的女子，不必驗了。」向眾人道：「你們曉得他寫契之意麼？他的本意不過得此聘金，以為養活一家之計，自己早辦一死。又恐死在他姓，白騙人財，反以人命累人，心中不安，故將十畝田價償還任姓一百二十兩聘金，不啻以就死之身作一賣田中人，生者得安，死者無愧，恰是權而得中的道理。本縣竟以他八個字作為斷案。」眾人聽了，俱各恍然，叩謝縣主明斷。

縣官對任監生道：「你須好好盛殮他，田契即著收去。」又對王貢生道：「成殮後，即領棺木回去安葬。」吩咐已畢，立起身來，走到屍前，道：「本縣今日斷法，也不負你苦心烈志了。」深深的作了四個揖，乘轎回衙。

斯時看的人，俱贊崔女立節不苟，雖死猶生。那任監生始初有抱恨之意，今反感激他得免官司，棺槨衣裳，悉加從厚。那王家男女都到任家哭送入殮，然後扶棺回去。寧國一府聞其事者，莫不咨嗟太息，稱誦其烈，至今王烈婦女之名猶播人口雲。